

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者中,一个特殊的群体悄然出现,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出没,被违规使用的单车就是他们寻找的“猎物”——

城市里的“单车猎人”



1月16日,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旁边出现大面积人为破坏共享单车。 东方IC 供图

本报记者 吴丽蓉

黄色的、橙色的、蓝色的,短短一两年时间,各色共享单车从小众变大众,走入了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。这些颜色鲜亮,可以随骑随停的自行车,解决了不少人城市交通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。

共享单车的普及,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,还捎带着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:有人把单车停进居民楼里,有人给单车加私锁,有人拆下单车的零部件……违规停车、蓄意损坏等行为都有违单车“共享”的本质,共享单车现在被称为国民素质的“照妖镜”。

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,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者中,一个特殊的群体已悄然出现,他们有一个颇为炫酷的名字——“单车猎人”。“猎人”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出没,被违规使用的单车就是他们要找的“猎物”。

不做“键盘侠”,做行动派

面对共享单车的使用乱象,很多人在网上开骂,谴责国人平均素质太低。“单车猎人”的选择是,不做“键盘侠”,做行动派。

高小超,90后,河北张家口人,网页设计师。他是北京的第二个“单车猎人”。

以前玩过攀爬自行车的高小超是个单车爱好者。去年9月,摩拜单车进入北京,他是最早的一批用户。从家到地铁站,从地铁站到工作单位,骑上共享单车以后,他走这两段路方便了不少。

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过程中,高小超有了一个逐渐明显的感觉:早期单车还没有那么兴起的时候,很容易找到车,后来随着单车的投放数量和用户数量的增多,车却越来越难找。

“找不到车如果让我觉得不方便,那我想别人肯定也会不方便。”高小超开始对违停单

特征拍进去再上传,加上简短的文字描述,就可以举报了。

“如果连续在同一片小区‘打猎’一周的话,会发现违停的状况得到很明显的改观。”高小超一边继续搜寻单车,一边跟记者说。被举报会被扣积分的惩戒措施,会让大部分违停者有所收敛。但是,总有几个“顽固分子”,纵使他举报多次,下次再来时还是会发现单车被停在原来的位置。

疑难怪症也有不少。高小超指着手机上显示的一辆单车说,这辆车一直显示在这里,但是他从来没有找到过。在小区里又转了一圈,进入了另一个大门,他终于在一个自行车棚外面发现了这辆车。

走近一看,发现这辆单车和另外一辆私有自行车被锁在了一起,不开锁别人骑不走。

而单车车座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,说明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多日。高小超说,像这种情况他也不走车,只能举报给单车公司,他们会派人过来处理。他也碰到过跟单车违停当事人面对面的情况。有一次,他正在小区里举报一辆车,这时正好有个人推着一辆共享单车过来停在旁边。“我一般会上前劝导一番,跟他们说共享单车其实是不允许停在小区里的,要不然会妨碍到其他人继续使用。”他碰到的大部分还是比较合作的,但也有人说“你管不着,扣积分也无所谓”。

高小超从来不觉得“单车猎人”在道德上优于不规范用车者,他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而已。

“有时候方便了自己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不便,通过举报这种小小的惩戒方式,他们也许才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对。”高小超说:“我们不是道德批判和谴责,而是提醒和教育,希望带动和感染更多的人规范用车。”

高小超对“地形”已经很熟悉,无需地图导航都知道道路怎么走。在小区里走了一圈,便陆续发现了几辆单车的身影。他走上前去拍照,要把单车编号和其停放地点的周边环境

特征拍进去再上传,加上简短的文字描述,就可以举报了。

在摩拜单车的体系中,虽然“打猎”可以加积分,但是积分并不能转化成金钱。高小超说,“打猎”完全不是为了钱或者其他利益。

“猎人”的资质就是要求要有自己的稳定工作,有一定的空闲时间,“打猎”只是一种纯公益的业余爱好。如果单车公司采取金钱激励措施的话,他甚至担心可能会引发一些蓄意举报赚积分的不良行为。

事实上,在“单车猎人”群中,没有任务量

的规定,全靠个人的自觉和热爱,而每个人看

待“打猎”这件事的视角也不完全一样。有

人当成游戏,玩着玩着就上瘾了,喜欢享受捕获

“猎物”时的快感。也有人当成健身,出去散步

走动时顺便举报几辆违规单车。

于高小超而言,“打猎”已经成为他的一

种日常生活习惯,他觉得其实没占用他多少

时间,有时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。如果能

看见共享单车的使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,他

就觉得很开心了。

高小超也在思考,要纠正一些不良的共

享单车使用现象,只靠“猎人”的力量是不

够的。“猎人”和单车企业可以尽自己所能做

得更好,但是从大的政策层面上,他希望能引起

相关部门的重视,例如划出更多的共享单车

集中停放区域等等。

“单车猎人”的终极目标是有一天无猎可打。

高小超知道,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,可

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但是,作为“单车猎

人”,只要知道“猎物”存在,他就会身前身

后,因为“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,想改变就得

坚持”。就像他从来不闯红灯、遵纪守法、看

见跌倒的老人就会去扶起一样,他也会继续游

走在城里的角落“打猎”。

编读 e 时代

本报法人微博

网友留言摘编

(2月18日~2月24日)

【“现在都是老人在服务更老人,90后没有人愿意做家政工”】“现在都是60后在服务更老人。”经营养老服务站的王志强说,这里最年轻的保姆已经38岁,招工难、青黄不接将是城市养老面临的棘手问题。城市“养老”服务难,你认为该怎么办?

(2月19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)

【火鸟神 V】:话说回来,老人也有子女的,没有的由政府适当帮忙养老。即使是老龄化社会,选择什么职业也是讲究自愿原则,家政从业人员少,只能提高待遇福利吸引年轻一辈!

【登峰俯白云】:没有专业护理人员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护理老人的需要,没有相适应的报酬就留不住专业护理人员。

【这家医院“套路深”:入职交住院费,离职交养成费】近日,多名河南洛阳第七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反映:所有医生护士入职前,必须交5000元“住院费”,护士正式上岗后每月仅1000元,“五险一金”都没交过,劳动合同和执业证书都被扣在医院”。如果提出辞职还要交纳1万元“养费”。

(2月22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)

【塞外东风】:这么黑的医院对患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

【清静晚悔】:说句实话,我也曾遇

到过类似情况,我曾在一家私企打工,

交押金100元,结果辞职时不但押金没

给,还扣了半个月的工资,去哪说理啊?

【武汉面馆血案,离你我远吗?】武

汉面馆血案犯罪嫌疑人胡某,系精神病患者。截至2015年底,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为510万人。可见,精神病患者离我们并不遥远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日常面对陌生人时,为安全考虑,不得不预设对方是个精神病人?对此你怎么看?

(2月23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)

【风景城赏风景】: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,多一份善意的沟通,少一分无谓的危险。最危险的不是精神病患者,而是无畏的冲动,冲动就是危险魔鬼!

【苏懿谅解谅】:如果不起争执,精神病人也不可能如此作为。人与人之间,多一份宽容多一分爱,重要的是活着。

【R_vonne】:国家对在册精神病人的确应该采取相应措施,定期检查,严重者收入精神病院。

(奚菲涛摘自《工人日报》新浪微博)

欢迎读者到新浪、腾讯、人民网平台
与《工人日报》微博互动

三轮车夫抚养弃婴 28 年 如今患癌得反哺

武汉“玻璃女孩”打工救养父

本报记者 张翀
本报通讯员 王威 陈龙

“有了新电脑,我以后在网上接单就更快了,感谢郑哥哥!”2月10日下午,当脆骨症女孩王静操作着面前的新电脑时,脸上乐开了花!她身边,站着她口中感谢的郑哥哥,35岁的武汉市公安治安局行动大队民警郑少峰。28岁的女孩王静从小患有脆骨症,稍微一碰就会骨折,俗称“玻璃人”。7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,让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2010年底,郑少峰听说有一位小姑娘需要办身份证件,可因患有脆骨症行动不便,于是和“谭纪雄小组”的几个年轻民警一起找到她家,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到派出所照相,填表时,小姑娘告诉郑少峰,她叫王静。

从那以后,郑少峰就和王静结上了帮扶

了实情,父亲去年11月份查出了前列腺恶性肿瘤,现在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做放疗。王静说:“如今,爸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已不能再出去工作了。爸爸养了我28年,现在,我要养他,要治好他的病!”

从王静家离开后,郑少峰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,怎么才能帮帮她?整个春节期间,郑少峰都惦记着这个事。记得那天王静曾无意中提到,电脑用久了,老是蓝屏死机,很影响工作。于是,一开年,郑少峰就自己花2400多元钱买了这台新电脑。

1989年8月27日晚,一名弃婴的出现改变了三轮车夫王克俭的生活。

那天,王克俭踩着三轮车送到同济医院门口时,发现路边围着一堆人。老王停车钻进人群,见一个足月大的婴儿被布裹着。“当时,我走到婴儿身边,一直啼哭的小宝宝竟睁开眼睛冲着我笑,我心里顿时颤了一下。”王

克俭回忆。他抱起婴儿,将婴儿放进怀中。

一位路人劝他:“这孩子身上带着病,怕是活不了多久啊。”王克俭不为所动,将宝宝暖在怀里带回了家。

谁知,孩子养到不过一周,小手臂竟两次

骨折。老王抱着孩子到医院检查,结果是:女婴患有脆骨症。诊断有如晴天霹雳,但老王没有放弃,也许有天能治好孩子的病。

那会儿,老王趁着老母亲还能照料孩子,拼命外出踩三轮,就是为多挣钱,给孩子治病。那些年,为了孩子,足足花去10多万元。

女儿9岁时,病没治好,老母亲却过世了。

王克俭独自担起赚钱养家的重担,他学会了帮女儿梳头、洗脸、换衣,抱女儿上洗手间。

2004年,已年过六旬的老王按政策交上了三轮车,生活失去了来源。他四处找活干,做过搬运、送报员、保安。回忆起往日的艰难,这位74岁的老人禁不住落泪。

贫寒夫妻靠邻里帮助开了间米粉店,六年间又免费送出3万碗粉

一碗米粉里的“老长沙”邻里情

本报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

2月中旬的长沙,不到7点天空就显露出了灰亮的颜色。雨花区德馨园社区的“馨园粉店”早早地迎来了客人。“妹陀,宽汤,三鲜。”“妹陀”名叫周美其。

客人多为街坊,很多都是早些年由老隔壁、北正街、中山亭等长沙最老旧的街巷拆迁过来的,周美其和丈夫刘国兴家境困顿,2011年,大伙儿出钱,出物,出技术,帮衬着开了这家店。夫妻俩感恩邻里之情,开张之日立下规矩:从不主动向食客收钱。

转眼6年过去了,小店送出的免费米粉已有3万份。随着善举被更多人知晓,在这个聚集了众多拆迁户的经适房小区里,已陆续出现了9家主动为老人小孩和困难户免费提供理发、药品等服务的门店。长沙市、雨花区两级文明委还给它们挂上了“好人好店”的招牌。

邻里帮衬开起米粉店

2005年,“买断身份”、身患呼吸道职业病的刘国兴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,妻子周美其在物业公司食堂做工,每月740元的工资成了唯一的收入。2011年,社区里空出了一间门面,邻居谷建珍听说后,建议他们开米粉店。

缺乏资金、没有技术,连厨具都没钱添置,夫妻俩觉得没有开店能力。但热心的谷建珍几次登门劝说,最后还硬塞下2000元,“什么时候能还了再还。”搬到社区里六七年,从各个长沙老街拆迁过来的住户已熟悉起来,听说刘国兴想开粉店,大伙儿都三五百元地“入股”,有的索性送来了碗筷、锅铲和桌椅板凳。

凳……很快,1万多元的启动资金就凑齐了。

2011年8月26日,小店开业了。当天,他们把社区里认识的街坊邻居都叫来吃了碗粉。开业没几天,从原长沙市饮食公司退休的大厨张师傅夫妇专门来到店里,“只抿了一小口,他就把整锅汤全倒掉了。”随后很长一段时间,张师傅夫妇几乎每天都到店里,从高汤熬制到码子制作,手把手地教周美其。“所以这里的米粉,是老长沙的味道。”街坊们说。

资金、设备、技术都到了,就连米粉店的人气,都有人替夫妻俩操心。众多食客中,65岁的刘玉良是“特殊”的一位,只喝茶不吃粉。

从长沙毛纺厂退休的他,自打米粉店开业,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拎着热茶来店里,忙时帮着招呼客人,闲时就坐在店外闲聊,刮风下雨也不间断。免费的“撑门面”一直持续了2年,小店逐渐红火起来,有时刘玉良甚至比刘国兴还到得早,店面的所有钥匙他都有了一把。

帮助是一种本能

本是为了改善生活开店,为什么老人小孩免费?这个问题刘国兴回答了无数遍,“这就是一种本能,从小母亲就是这么教育我的。”小时候,母亲都会在房前摆上小方凳,放着一壶茶水和两个杯子,“方便路人喝水的,即使我们全家出了门也不会回来。”

刘国兴习惯了邻里间的友善,拆迁搬到德馨园社区,这种“老感觉”也没有落下。“老人小孩吃得少,再说我的店都是靠大家撑起来的嘛。”6年间共送出的3万份粉,按平均4元一碗计算,他们已为社区提供了12万元的免费早餐。特别是前3年,来吃粉的老人多,小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。即使到现在,如果遇上孩子多时,一上午卖出的七八十碗,也

“邻里之间,都是小事。”刘国兴说。

实。比如福建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10日的带薪护理假,河南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20日的带薪护理假。

父母有一天失能怎么办,这是独生子女最担心的。傅立群认为,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,增加机构养老的床位数量;另一方面应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顾保障制度,设立针对失能老人的专业化养老机构,改变当前失能老人“住无门”现象。

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、严重或慢性疾病、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,生活无法自理,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,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。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。

记者注意到,2016年6月27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》,在上海、南通、成都等15个城市展开试点,探索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。

个别部门和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“照搬照抄”

</div